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十三回 脫圈套英雄避難 逢世誼吏部扶危

話說狄公子跨過隔牆，登大樹，只見亭樓畫閣，正是韓府後園。卻說韓琦官居吏部尚書，年近六旬，為朝廷社稷重臣，忠心耿耿。深疾目前奸佞弄權，朝中五鬼當道。其時相得厚交，不過範仲淹、孔道輔、趙清獻、文彥博、包拯、富弼幾位忠賢而已。只因西夏兵團三關，韓爺日夕憂心為國，近於月中夜觀星象，只見武曲星金光燦燦，該當有名將出現，保邦護國。但不知何方埋沒了英雄將士，以至邊夷外敵屢見侵凌，皆由外無良將，內有奸臣之患。此夜韓爺用過晚膳，在庭前少坐片時，其夜乃八月十二，將近中秋，天晴氣爽，萬籟無聲，但見：

月射光輝窗透影，庭留芬馥桂生香。

當晚韓爺踱進花園，更覺皎潔無塵，風敲竹韻，月媚花容。韓爺命童子炷上爐香，跪於月下，禱告上蒼，憫恤生命，早降安邦定國之彥，以攘外敵侵凌。告祝一番，起來仰觀星門，正應武曲星顯現，緣何不見將士名聞於朝？韓爺正在思量，四下觀望，卻緣何不見狄青在樹中？其夜雖然月色光明，但樹大枝叢，是以看不見樹上有人。但狄青在樹上，聽得韓爺上告蒼天之語，都是為君優民之心，果乃中流批柱之臣，下去見他，必無妨礙。想罷，飛身而下，反嚇得韓爺一驚。定睛一看，乃一位少年漢子，穿著長袍短袄。韓爺連忙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好生大膽！更深夜靜，從空而下。”狄青忙即跪下，呼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人姓狄名青，山西人氏。只因龐太師要將小人謀害，園門已封閉了，小人無奈，只得越垣而過。久聞大人愛民忠君，清廉剛正，望乞寬容，渡延蟻命，世代沾恩！”韓爺聽了，暗想：“龐洪奸賊，今夜又要陷害人了。今天早晨聞老管門言，有位小英雄名狄青，持了定唐金刀，要殺孫秀，莫非反給他們拿下？”想畢，即呼道：“狄青，你與龐、孫有何怨仇，以至他們生心要謀害？”

狄青當將七月內至汴京，得林千總收用，人為步兵等情說起，又說至領令持刀刺殺孫兵部，後至降除火驢駒。韓爺聽了打死火驢駒，即攔止道：“今日降伏狂駒者，即是你麼？”狄青道：“正是小人。”韓爺道：“妙，妙，看你文雅之姿，不像個很有力氣之士，不道卻能收除狂駒，乃是個英雄無敵之漢了。前月番邦貢來此駒，殿前侍衛四人降他不伏，後得石玉小將方得拿下，拘於馬廄。你既降伏狂駒，以後又如何？”狄青道：“小人降伏狂駒，早有許多家丁要小人至相府領賞。小人不允，家丁都說，太師爺還要重用，不由的扯的扯，拖的拖。我聞要重用我，心下亦有思圖機會之意，當時見了龐大師，他大讚賞我之英雄技藝，殷勤款留在後園樓中，暗圖殺害。”

韓爺道：“你難道不知孫秀乃龐太師的女婿？”狄青道：“小人果也不知，幸有他家將李繼英通知消息，教我逃到此園。”韓爺道：“此人為何有此好意？”狄青道：“李繼英本乃我父舊日家丁，只因身遇水災，分散以後，投歸相府。承他不負先人之德，故來搭救通知。”韓爺聽了道：“你父何等之人？”狄青說開了，便忘卻逢人且說三分話之意，答道：“先君狄廣，在故土身為總兵武職。”韓爺道：“你祖何名？”狄青道：“先祖考狄元，先帝時，官居兩粵總制。”韓爺聽了，不勝大喜，道：“原來你是一位貴公子，世交誼侄。吾中年時，與你今先君在朝，十分相得，曾有八拜之交，不啻同胞誼切。後來山西地方，盜賊猖狂，本處官不能禁制，故先王命狄廣哥哥，出鎮山西，已將三十載，後也一音不聞，諒是登仙，亦未知他後裔幾人。前七八載，山西警報山水灌注，傷壞了數萬生民，只道狄門滅盡了。喜得今日叔侄相逢，且生來氣宇非凡，更具此英雄武略，今宵一會，令老夫喜得心花大開。但願你大展謀獻，光大先人偉業，老夫之深望也。”狄青聽了道：“小人身已落魄，怎敢妄想？”韓爺雙手扶起道：“如今不必如此相呼，竟是叔侄相稱便了。”

狄青領命，即稱：“叔父請上，待侄兒拜見。”韓爺道：“不消了。”即手挽狄青一路回進書房。只見桌上銀燈，尚還光亮。狄青立著不敢坐，韓爺再三命坐，二人方對坐交椅中。問及：“賢侄，如今不知令堂還在否？”狄青道：“叔父聽稟，自吾父歸天，小侄年方七歲，與娘苦挨清貧兩載。九歲時身遇水災，西河一縣，萬民遭殃，母子被水分離，至今七載，母親還未知生死。”韓爺道：“你囊者在何方耽擱？”狄青道：“侄兒被水時，幸得王禪老祖救到峨嵋山上，收為門徒，傳授武藝及將略兵機，在仙山七載，思親念切，日夕愁懷，奉師命下山之日，又不許我回歸故土，言一至汴京，自得親人相會，不料至今仍未見娘親一面。”

韓爺聽了，更覺喜形於色，因道：“怪不得賢侄有此英雄伎倆，原來是王禪老祖門徒。”是晚便又吩咐家丁，備設酒筵，二人把盞暢飲，款敘中韓爺詢道：“你武藝精通，須要尋個進身之地。待有機會，老夫自然替你薦拔。”狄青道：“叔父，小侄雖略有些武技，奈無提拔之人，只得守株待兔而已。”韓爺道：“你言差矣！說什麼守株待兔？大丈夫立身處世，須要揚名顯親，雖有千難萬苦，何須計較？通觀出類拔萃之人，多出身微賤，你今正當少年發奮之期，豈可灰心。你無非礙著龐、孫翁婿，但眾奸惡貫滿盈，何能遠遁長存。賢侄可想得來？”狄青道：“叔父，小侄非是誇能，我學得滿身武藝，亦時思為國效力，奈何機會不就，倘能一日風雲相助，小侄亦不讓於旁人。”韓爺聽了，不覺撫掌欣然，連稱：“妙，妙！賢侄，你有此大鵬奮翻之志，何慮雲龍風虎之會無期，果然志量高大，非老夫所能限量。”狄青道：“此乃小侄妄言枉想，豈敢當叔夫謬贊。”當夜你一言我一語，更覺投機，叔侄情深誼切。

按下韓府長談，卻說龐府內家丁李繼英見狄青跨過了高垣，心頭放下，轉身步進書房，只見龐太師獨對銀燈，持杯自飲。李繼英上前稟道：“太師爺，小人已將狄青弄得大醉如泥睡了。請太師爺賞口龍泉與小人，好待下手。”太師笑道：“狄青果然弄醉了。如此與你寶劍一口，速速割他首級來回話。但此人能力打狂駒，乃英雄猛漢，你往除他，須要小心！”繼英道：“太師爺不必費心，狄青已醉得懵了，何難一刀結果了他。”當時李繼英怒氣頓生，恨不得一刀揮去這老奸賊腦袋，還防一身獨力難逃，只得忍耐住了。早已將私積百餘兩白金，束系腰間，再持相府燈籠，掛了寶劍，哄騙出七重府門。

此時已交三鼓，龐府眾家人有睡的，有未睡的，府門尚未下鎖。李繼英只言奉太師爺之命，差往孫兵部府中有話，慌忙走出七重府門去了。列位，為何七重府門可闖？只為平日龐太師也有夜差家人往兵部府，況李繼英平時行為，光明正大，是以人人信服，並無攔阻盤潔。繼英出了府門，猶如鳥出牢籠，魚脫金鈎，騙出城關，如飛而去。

當夜龐太師獨持酒杯，不覺沉沉大醉，和衣睡在沉香榻中，內外家丁也各自睡去。龐大師酒醒後，已是五鼓初交，自然先去上朝。朝罷回來，早有管園官稟報，逃走了狄青。龐太師一聽此語，大驚失色，即查問李繼英。內有家丁幾人稟上：“昨夜三更將近，李繼英出府，稱言奉太師差往孫大人府中，但昨夜一去未回。”太師道：“他一人出府門，抑或與狄青同去？”家丁道：“他獨自一人去的。”太師道：“好大膽奴才！定是將狄青放走了。”當下心中大怒，步進園中，四圍一瞧，園中牆垣高三丈，園門四路封鎖，難道騰雲飛遁的不成？行過東，又步至西，偶然看至盤陀大石，與旁邊大樹緊緊相連，說聲：“是了！狄青定然逃往隔壁韓吏部府中而去。”看罷，即踱回中堂，吩咐家丁四十名，兩人一路分頭去追捕李繼英。又發令往兵部府中，取兵三千往圍韓府前門後戶，但要搜查狄青回話。

當日孫秀聞報，也怒氣衝衝，踏穿靴子，罵聲：“狗奴才，好生放肆！”又恨韓吏部窩留逃卒，頃刻點起三千鐵甲軍，一齊來至韓府，重重圍困，吶喊喧天，嚇得韓府家丁驚慌無措，不知為著何由，即時稟報道：“大人下好了！今有龐太師點兵數千，將吾府中前後戶團團圍困，聲言要獻出狄青，萬事乾休，如若大人窩留不放，即打進門來，於大人也有不便之處。”韓爺道：“有此異事，你等何須大驚小怪，老夫自有道理。”狄青在旁，聽了大怒，道：“叔父且休懼，數千軍馬，只賜小侄一口兵器出府，可殺他馬倒人亡，才算小侄手段非弱！”韓爺聽了搖首道：“賢侄，休得將殺人兩字作玩耍，他是命官，你是子民，豈有強民擅殺官兵而無罪律？這老奸好生刁滑，你如殺傷他兵，必來奏劾老夫。吾自有主意，且玩弄得他糊糊塗塗，不敢來查。”

正在言論之際，忽聞一片喧鬧之聲，韓府家人稟道：“龐太師親自到府來了。”韓爺道：“這老賊親自來查正好，賢侄且這裏來。”韓爺不慌不忙，引狄青到一所三丈高樓，上書一匾曰“禦書樓”，此乃先王欽賜韓爺校閱典籍，上有聖旨牌位，除了皇上，不許別人

擅進此地，如有人私進，即以侮君論罪。韓爺引狄青進樓，開了重門，著他在內，仍復封鎖。然後出來，吩咐家丁大開府門。當有龐太師登時躡進通名，韓爺不免衣冠迎接，施禮分賓主中堂坐下。韓爺開言道：「請問老太師，本官並未乾犯國法，因何私差許多軍馬，圍困吾家？」龐太師道：「韓大人，為人倘若欺瞞，自然敗露。你將狄青窩藏在那裏？速速放交出來，即不敢唐突吵擾了。」韓爺道：「本官也不明什麼狄青，太師既帶兵在此，諒來要搜查了。你且查來，我並不阻擋。」太師聽了，點頭稱是，即喚眾兵連速搜來。眾兵領命，如狼似虎，內外中堂盡搜，單單剩下禦書樓，餘外也不見有什麼狄青。眾兵家人等只得稟上龐太師，太師狐疑不決，不知他已早放去狄青，抑或留藏在禦書樓上。韓爺冷笑道：「老太師，這狄青在著禦書樓上，為什麼不搜查下來？真乃枉用多軍了！」

不知狄青有沒有被搜查捕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